

诗歌《废毁的农舍》中的生态思想

庄严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 重庆 400031)

摘 要: 国内外评论家对华兹华斯的经典诗歌《废毁的农舍》中的人物塑造、叙事视角、主题思想进行了多角度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有学者认为华兹华斯深受如画审美影响,他的诗歌缺乏对自然基于同情、热爱和尊重的伦理关怀。乔纳森·贝特 (Jonathan Bate) 对华兹华斯生态思想有“实用主义”的定性。换句话说,华兹华斯并不是追求空洞的理想,而是强调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废毁的农舍》中关于资源的耗尽的背后,是土地制度变更及人与森林资源的根本关系的改变;资源的匮乏蕴含了人们对福利制度和生产效率关系的思考;资源的泛滥更体现了人们对“枯竭”概念的独特思考。本文认为该诗依然蕴含了超前其时代的生态意识及对自然的深切伦理关怀。这些思想依然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性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废毁的农舍》; 资源耗尽; 资源匮乏; 资源泛滥; 伦理关怀; 借鉴意义

中图分类号: I561. 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 (2025) 02-0093-11

0 引言

作为华兹华斯诗集《远游》中的一首,《废毁的农舍》一直被誉为华兹华斯最伟大的诗歌之一。从国内对这首诗的研究来看,有两篇代表性的论文直接研究了《废毁的农舍》这首诗。李玲论述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地方”对情感的影响:“地方是她情感、个性甚至身体的延展。与此同时,地方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她,陶冶她的性情,滋养她的基本情感。”(李玲,2011:49)李增看到自然中的神性,认为是“基督教思想、泛神论思想以及自然观在内的自然,而自然代表了一种救赎人类的力量”(李增,2011:103)。这两篇论文都是在分析自然对人的心灵,尤其是情感的治愈作用。其他的国内研究华兹华斯自然生态的论文也很多。聂萌探究了华兹华斯自然观形成背后的泛神论、自然神论、基督教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聂萌,2021:2)。鲁春芳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中理性因素和华兹华斯自然生态观念的哲思先进性:“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一种‘情’与‘理’的平衡,一种超越时代发展的现代生态伦理思想。”(鲁春芳,2009:147)陈才忆看到了自然的安慰和拯救作用:“树立起信仰的丰碑,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从而获得心灵

收稿日期:2023-12-15

作者简介:庄严,男,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文论研究。

引用格式:庄严. 诗歌《废毁的农舍》中的生态思想[J]. 外国语文,2025(2):93-103.

的安慰和拯救。”(陈才忆,2002:34)有的从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的视角,探讨客观事物共同生命属性问题、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以及自然情感与人类情感的关系问题(赵光旭,2011:84)。杜平则指出了依赖自然,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本方法:“回归自然,保持内心世界的那份真挚情感,从自然中获得快乐和启迪。”(杜平,2003:17)对于这种“真挚情感”,王宪也提炼了华兹华斯自然生态观念的另一种说法:生态观中的万物和谐就是华兹华斯所刻意寻求的自然“本原”和“天恩”。这种自然“本原”还具有神奇的医治创伤的修复能力(王宪等,2010:54)。苏文菁分析了自然的复杂本质和人重返自然的中介:“自然是神性、理性与人性的结合。儿童是成人(人类)重返自然的中介。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的关注的目的是拯救人类。因此,到自然中去就不是一种逃遁或逍遥而是一种救赎。”(苏文菁,2000:45)赵光旭也归纳了华兹华斯从自然得到慰藉的方法:“他经常采用回忆和追溯等联想的方法,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自然赋予他生命,使他的心灵得到慰藉。”(赵光旭,2010:30)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对《废毁的农舍》的研究视角更为多元,材料掌握更为丰富,解读也更为深入。批评者们从叙事方式,多个主题如稀缺、苦难、游荡者、音乐与人性等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华兹华斯研究专家史蒂芬·吉尔(Stephen Gill)认为这首著名诗歌是千锤百炼的精品,并从版本考据角度探究了这首诗的创作过程(Gill,2011:52)。雷蒙德·卡尼(Raymond Carney)认为《废毁的农舍》是“对立冲动的战场”,诗中充满“沉着冷静与欲望解构的张力”(Carney,1981:641)。爱玛·梅森(Emma Mason)认为:“这是华兹华斯第一次用诗歌将自然和人类想象联系起来。”(Mason,2010:67)马修·罗尼(Matthew Rowney)分析了诗中的生态危机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诗的开头,“分布在旅行者四周的空旷而巨大的空间不仅与森林砍伐有关,而且与文化记忆中埋葬的集体缺失感和文化传统有关”(Rowney,2015:734)。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认为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像杰罗姆·麦根(Jerome McGann)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理论和象征,“它们镶嵌在自我意识的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本中,是一种根植于自我意识中的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文本的生态系统和没有异化的劳动”(Bate,1991:10)。

本文赞同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对华兹华斯生态思想分析的“现实主义”定性。尽管有学者认为华兹华斯深受如画风景审美模式影响,其创作“缺乏对自然基于同情、热爱和尊重的伦理关怀”(郑昭梅,2020:96)。但是本文认为在《废毁的农舍》中华兹华斯仍然具有基于现实对自然资源的独特生态思考和人文关怀,对当今和未来的生态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资源之耗

诗歌开头就展现出鸿蒙荒凉、穷乡僻壤、衰草枯肠的场景。“时为夏日,太阳高挂在天

上,南面的高地在淡淡热气中闪着微光。”(秦立彦,2018:27)虽然太阳高挂,阳光清澈而愉快,但是那战阵般的云朵,浓重的云影预示着刀光剑影的残酷征战,透出浓厚的悲凉感。“我正在广大赤裸的旷野上跋涉,脚乏了,湿滑的地面使我更难举足。”(28)绵延的山脉和赤裸的狂野暗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现实:严重的森林砍伐。彼时的英格兰,为了维持帝国生存,无论从宫殿修建到军事需要,对木材都有大量需求。这导致森林被大量砍伐,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和矿产枯竭。原本许多林木繁茂地区都变成了一片贫瘠的荒野,农作物无法生长。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都需要大量的木材。为了弥补不足,帝国还从波罗的海国家进口木材,并从殖民地采伐木材,以建立和维持一个不断发展的帝国。有人曾记录了英格兰发生的这一切。具体说来,“孕育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两个县,看起来都成了英格兰森林砍伐最为严重的地区。这两个县迫切需要木材,这足以引起对木材有如此需求的人的足够重视”(Billingsley, 1795: 34)。

诗歌的后半部分这样写道:“在那破败的木架下——就在那边,你能看到一枚头部软塌的伞菌——她会半个安息日就那样呆坐着。”(44)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呆坐着靠在破败的木架下。在旅行者的四周,空旷的荒野环绕着榆树。一望无际的荒野,萧索萧瑟。在一种难以言说的氛围中,给读者呈现出一种深刻的生态转变。就时代背景而言,圈地运动对土地的过度榨取已经导致了一个不可逆转的生态变化。同时对当时的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旅行者的不安和疲惫已经搅扰了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氛围,将一个传统的可持续性的社区概念彻底革除。诗歌中的情感共鸣不可避免地扰乱了任何试图从特定历史背景中取得包容的努力。几个世纪以来,因为新的生态环境,农民与自然之间田园牧歌式的密切关系变得很不稳定。对生态环境,在《浪漫主义与殖民疾病》一书中,贝威尔将殖民主义的掠夺描述为浪漫主义主体性和国家地位形成的必要条件(Bewell, 1999: 55)。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艺术和文化实践有相当影响。而华兹华斯将叙事作为一种“压制主观性、戏剧化和客观化情感的手段,这些情感隐含着矛盾,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这首诗中的三个人物——叙述者、流浪者和旅行者——都代表了华兹华斯近期经历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反应(Bewell, 1999: 131)。

我们将视角转向历史和实用维度来审视华兹华斯对生态,尤其是对资源之耗的思考。Alan Liu认为有必要摒弃超验自然:“只能由特定形式政府操控,由政治意义上的法案构成的自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Liu, 1989: 104)在书中,许多浪漫主义文学批评者提到了华兹华斯作品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比如Alan提到了很多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对土地所有权的关注,研究了教区人口变动情况以及农业活动的历史记录。

《废毁的农舍》也同样体现了华兹华斯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关切。在开篇对贫瘠荒野进行描述之后,诗中写道:“我站起身来,走向一片树丛,那树丛孤独地矗立在这平地中

央。终于到了,是同根生发的几株榆树,遮成了一片树荫。”(28)这一组榆树代表着长久以来文化传统的舒适和安逸,为不安的邻里带去了平静。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想象中的橡树。“如果有人在柔软凉爽的苔藓上,在某一株大橡树的树根旁边,伸展无忧无虑的四肢,他会多喜悦,橡树古老的枝干隔出它独有的黄昏……悬垂的树枝使风景变得更柔和,更柔和,也更遥远。”(28)在橡树下,旅行者进入宛如梦中恍惚的状态,而橡树似乎变得越来越柔和遥远,逐渐趋向虚拟化。这似乎在暗示传统文化结构并非所描述的那么安全和稳固。文化和生态遗存充满了隐隐失落。那么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呢?据统计,诗歌中13次提到了篱笆。比如“凄凉的园中,粗柳枝编成两道高高的篱笆,篱笆交会在一个湿冷的角落”(29),“傍晚路过的人会隔着园子的篱笆,听到他的铲子不歇的声音”(32)。

本文认为,诗中多次描绘把土地割裂的篱笆,正是当时土地制度的特殊体现,也是华兹华斯从社会经济制度角度对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探究。在英国传统土地制度中,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庄园制度。国王将部分土地授予个人领主,这些领主当时合法“拥有”土地(Marzec, 2007: 43)。在马兹克看来,“使用权”其实来源于一种更为远古的集体耕种制度,不仅在英国盛行,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很盛行。在这个通常被称为“撒克逊制度”下,没有任何个人拥有土地的感受。土地将由村庄社区或“国王”共同“拥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把这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观念用于指代一种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中,土地没有被认为是当代的财产,那将是完全不合时宜的。所有村民都有饲养牲畜的牧场。收获后,耕耘过的田地也会被拆开,形成一个更大的公共牧场。耕地被进一步划分为长“条状”,农民被分配到每片土地上的特定条状土地上耕种。分散的条状地带意味着一个农民很可能在至少三个不同的地方、三块不同的土地上拥有土地。但是,这些狭长的土地被认为不是农民的土地。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田地或草地价值太高,不可能成为私人财产。这样一来,草地就受到了一种精确的周期性重新整理机制的制约:这些狭长地带每年轮换一次进行重新分配,赋予土地拒绝人类统治机器安装的权力。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一项有计划的努力,旨在将与土地的关系建立在“照顾”和“维护”的逻辑基础上,而不是将土地作为人类仆人一般地被开发、挑战性地开采(Marzec, 2007: 44)。

在封建主义社会,这种类似公共所有的土地制度得以继续。之后,新的领主制度导致了圈地运动的开始。领主们开始将公共土地视为私人财产,他们开始无视村民的权利,将公共土地变成私人狩猎场。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华兹华斯的诗作中。比如在《迈克尔》这首诗中,华兹华斯已经在试图探讨大的地主们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那么在《废毁的农舍》这首诗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到底是与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关?砍树与“传统所有权”有什么联系?17世纪至19世纪殖民地的森林砍伐是由欧洲的商业主义推动的,它改变了土地和文化的基础。巴雷尔注意到,我们可以运用一些词汇来进行土地方

面的思考,这迫使我们从正式的角度来进行思考。这些词汇要求人们将土地视为构成了正式的图案,而以前的风景画家会认为这是他自己强加给它的(Marzec, 2007: 83)。

对华兹华斯来说,诗歌《废毁的村舍》体现了他对土地和森林资源的思考。自从圈地运动发生以来,封闭行为将开放的公共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从前的土地缺乏实体的边界,而后来土地周围设置了障碍,垒起石头墙、篱笆壕沟和树篱。阻止了人们和动物的通行。土地制度的变化,改变了人与森林资源的根本关系。从人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土地和森林变成了人类的消费商品。自我和土地森林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个性将自我定位为立足于自我,从而创造了一个封闭的敌对状态。在封闭和屏障状态下,所有关于统治和构建自我的结构问题都消失了。自我不再是一个土地所承载的居民,而变成了主权主体,被封闭的土地所包围。华兹华斯为森林资源的乱砍滥伐找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挖掘资源耗竭的深层次生态原因,华兹华斯并未停止他的追寻和思考,在诗歌中,他进一步对资源耗竭的后果进行了探究。

2 资源之缺

对于这首经典诗歌,很多人提到了悲苦情感的艺术表达。“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首诗中,华兹华斯以其卓越能力,用景观传达出人类复杂的心理和情感。”(Bewell, 1999: 51)一方面,面对自然,他要传达出一种悲苦的情绪;另一方面,他又要将这种对自然的极其细腻的情绪转化为有意义的咏叹。自然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观的核心,它也带给华兹华斯宁静和安抚。当诗人们的想象力伴随情绪激荡时,自然带来的内心安宁会将这些激荡情绪清除掉,带来诗人内心的平静。乔纳森·华兹华斯指出:对于这个被毁坏的小茅屋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自己的愿景,这种愿景具有一种不可阻挡但并非最终敌对的性质(Wordsworth, 1969: 108)。李玲认为:“悲剧依然存在,只不过又生发出另一些抚慰性的观点来减轻悲剧造成的感伤,但悲剧本身的性质并无改变。”(李玲, 2011: 52)虽然很多批评者探究了这首诗作中悲苦与悲剧的关系,但是把悲苦与自然生态观联系起来探究的并不多。

在诗中,小贩这么描述道:“我就是人间一个做梦的人,真的,枉然做梦的人。这是个平常的故事,其中没有令人震撼的重大事件,这是默默受苦的故事,几乎没有规整的形式。”(35)这个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在推进,让诗中人物保持了悲苦状态。诗中的叙述不仅是同情的试金石,而且成为相关人性的探索者。错误的悲伤可能只是掠夺性的,成为一种与人性相悖的精神力量。诗人进一步阐述了悲苦的表现:以疾病和崩溃为切入点,描绘了农村生活的衰败:“拥在门旁,从墙上垂下来的忍冬,一圈圈的花叶比从前更繁密了,缠结在一起的没有用的景天,顺着窗边生长,像野草一样,遮住了低处的窗棂。”(38)经济资源的匮乏

逼得玛格丽特的丈夫罗伯特加入军队,到了血腥的战场。因丈夫参军入伍,靠着一点点入伍赏金,妻子可以暂时规避匮乏状态。“第三天,天刚刚破晓的时候,她在窗子里赫然看到一小袋金子。”(37)作为匮乏衰败象征的废墟形象,多次出现在诗歌中,“这可怜的小屋,剥去了人工栽种的花朵的外衣,剥去了玫瑰和蔷薇,如今只剩下冰冷赤裸的墙壁向着风,土墙顶上,只有杂草和针茅丛生。”(31)代表了爱意和喜庆的传统小屋和充满人文色彩的花朵外衣,原本绘成一幅温馨和谐的多彩画面,而今却成为一片废墟。田园牧歌式村舍崩塌,带给读者无尽的阴森。从社会背景来看,依赖传统的手工业,家庭还可以从纺织业获得一些收入。自从圈地运动发生以来,纺织工业从传统的手工劳动转向机械化生产。土地制度的改变,不仅仅是一场社会灾难。土地变成了人类的消费商品。而纺织业的崩塌让传统家庭失去了这些收入。所以,本文认为,华兹华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探讨诗中匮乏的原因,揭示了悲苦的根源。在文本中,这种思考也充分体现了出来。当疾病和病虫害困扰了这个家庭,玛格丽特忍受着种种匮乏。“那一点微薄的积蓄——本用来抵御变故或衰年的积蓄——已经罄尽。我说过那是动荡的岁月,多少手艺人失去了每日谋生的活计,他们,还有他们的妻子、孩子,只能依靠教区的施舍为生。”(33)

令人意想不到的,这种悲苦凄凉的画面却在诗中的自然面前缓和了下来。在最深沉的午间,华兹华斯却说这个“宁静而又平和的时刻,万物若非休息”(34),而让人恼烦的苍蝇嗡嗡之声却“让空气之中,充满了快乐”(34),叙述者“血管里感到一种深重的阴寒”(35)。他站起身来走出阴寒的树荫,站在阳光下,却可以“吸取温暖的阳光给予我的安慰”(35)。这明显是对诗歌开头烈日的一种弱化处理,似乎也是为自然的解决问题之道提出一种预见。而代表了衰败和匮乏的废墟,在诗歌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承受了巨大悲苦的玛格丽特来说,她的姿态异常“沉寂”。“她的声音低微,她的身体变得迟缓。她做家务时,每个动作都透出漫不经心的沉寂,若有所思的灵魂敷衍琐细的事。”(41)玛格丽特精神丧失,放低声音,似乎在告诉读者这最终的平静是一种置身事外的默然。在面临挑战、困难和悲苦的时候,如果表现出一种哀悼情绪,并且能深刻地改变悲苦局面,当然是好的。当然,在华兹华斯看来,这种宁静的默然绝不是代表了一种满足。在不可能有更多外援的情况下,玛格丽特已经尽其所能。面对悲苦,人可能秉持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这看似平静祥和的氛围下肯定有无法预料的危险。有些方法可以解决以前的问题,但是后面的问题却很难说。

联系华兹华斯所处的时代,我们不难看出华兹华斯的这种看待资源稀缺的观念是受当时宗教思想的影响。英国国教就认为:“上帝在等级制度中创造了不平等,允许人类呈现不同类型的慈善行为:专制和服从。”(Slack, 2013:27)既然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你必须遵守的第一条义务就是满足于你的贫困,因为贫困是上帝赐予的情况”(Slack, 2013:28)。在穷

人对待富人的态度方面,“穷人因为从富人那里获得了善,就欠了富人感激、感谢和尊敬……穷人不应该屈从于嫉妒和绝望”(Slack, 2013:31)。但是华兹华斯“意识到正统英国国教的观点,但是倾向于批评那种态度”(Slack, 2013:41)。华兹华斯也受到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也认为资源的匮乏有利于工人的劳动。它们试图让政府调低工人的固定工资,控制食物等基本资源的供应,抬高物价。其目的都是降低劳动力的生活水平和标准,迫使他们花更长时间更多精力在工作上。

华兹华斯在批判继承传统贫困和穷人观念基础上,形成了独有的对资源匮乏的看法,对当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对华兹华斯来说,一定程度的“稀缺”可以持续存在。它之所以如此珍贵和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纽带。如果我们打破了这个纽带,就会伤害到自然和我们自己。即使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我们也应该尊重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因为它们是道德原则的一部分。比如,这种生态观念就体现在对现代福利思想的影响中。过多的福利就像丰裕的资源一样,会给人带来懒惰:“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有效率、有动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Giddens, 1998:14)。高福利国家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而减少了对个人责任的强调。这导致当人陷入困境时,他们只是等待援助而失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动力。很多人认为,国家应该提供激发主观能动性的援助,而不是单纯的物质资源援助。一旦人们获得了改变和努力的动力,他们将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因此,人们逐渐愿意冒险,并努力避免风险。国家的作用就是为这些努力创造可能,并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华兹华斯在这首诗中触及了现代社会的议题:匮乏、贫困、慈善。叙述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和超然。正是这些品质让他能够将这场悲剧传递给他人,并在听众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面临残酷的现实,诗中的小贩似乎失去了积极参与倾听的能力。能够与别人一同受苦的人,似乎就蜕化为一具空壳,外面看起来坚硬,实则毫无热情。感官知觉已经耗尽,内心透露出腐朽的冰冷,而不愿意面对血淋淋的苦难而采取断然行动。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这首诗歌并非展现了一个理想世界,这里充斥着匮乏和不平等。而华兹华斯从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角度进行思考,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借鉴。面对资本主义的冷血本质和种种反人性的倾向,华兹华斯对资源匮乏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3 资源之滥

在这首诗的最后一节,华兹华斯这样写道:“在大自然安静与遗忘的倾向中,在自然的

植物中,杂草,花朵中,无声的草木丛中,这精神仍长存。那些杂草,那堵墙上高高的针茅,雾和无声的雨点将它们镀上银光,我有一次经过时,它们向我心中传递了一种如此平静的形象,在我纷乱的思绪中,它们这样安宁,这样寂静,看起来是这样美。”(46)诗中野草,似乎是在不可阻挡的疯长,同时对人类苦难不闻不问。本文认为,这些野草,作为资源的象征,体现了华兹华斯从现实主义角度对于资源滥觞的独特思考。

首先是通过榆树和橡树的象征,体现华兹华斯对传统狭隘资源观的批判。诗人写到了榆树:“大门通向那条青青小路,当我又看到这几株大榆树,我很高兴。我没休息太久。”(36)这些榆树在《废毁的农舍》中,是故事讲述的场所,在诗中被反复提到,为疲惫不堪且心神不宁的旅行者提供了护佑。与荒凉的平原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旅行者了解到过去居民的故事时,《废毁的农舍》中榆树的庇护树荫很快带来了一阵刺骨的寒意。在古代的英国和爱尔兰,由于榆树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它也被赋予了生育的意蕴。在《废毁的农舍》中,榆树“是同根生发的几株榆树,遮成了一片树荫”(28)。在榆树林发生的这个悲苦的故事似乎暗示了它与人类的文化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农民群体代表了一种原始的文化力。将榆树的文化象征与人类的命运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互惠关系。

而对于橡树,诗的开头部分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在柔软凉爽的苔藓上,在某一株大橡树的树根旁边,伸展无忧无虑的四肢,他会多喜悦。”(27)从上下文进行分析,这棵“孤独的大橡树”其实是想象中的。橡树在西方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坚硬的木质代表不朽和坚忍。在诗中,橡树的孤独暗示了旅行者的孤独。这象征中的树其实正好就打断了诗歌企图达到的叙述连贯性。诗中写道:“橡树古老的枝干隔出它独有的黄昏,一个多露的浓荫,鸬鹚鸣叫着,他如在梦里,恍惚听到舒缓的鸟鸣,他侧过头来,望着眼前的风景,悬垂的树枝使风景变得更柔和,更柔和,也更遥远。”(28)文化和生态遗产都充满了失落和衰败的隐忧。这也是华兹华斯所忧虑的:现代社会就像这橡树一样,顽固地追求着固有的价值体系。经济学家们只关注物质条件满足的路径,但是对于社会的真正进步,他们没有指明任何的出路。通过对自然的开发和驾驭,可以实现财富的大量增长。社会越富有,人们的金钱越多,但人的欲望却远远超出了财富所能满足的地步。新的发明带动了相关资源的开发,棉纺设备和蒸汽机的生产需要开采大量的钢铁和煤炭。这个需求又进一步促成采矿技术和冶金技术的改进。所有这些工业进步又引发了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进一步需求,从而对资源的需求更加深重了。

“资源主义是一种圭臬,它将万物都按照效用归为某种类别。通过将所有事物视为同质物,为寻找其用途,它贬低了所有的一切。然而,其最危险的方面是其明显的好意。通过将某些东西描述为一种资源,我们似乎有理由保护它。”(Neil Evernden, 2023:23)作为一

种基于现实考虑的思想观念,资源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外化。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自然和自然实体没有神圣性可言,它们的存在没有目的或正当性,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把它们作为手段加以利用。而大自然创造了地球上的人和所有生命形式。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荒野里有木材喷泉、灌溉河流,为人类的思维和想象力提供了源泉,充实和丰富了人性。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除了森林以外,荒野也被盯上了。沼泽地的水被排干,草本植物和灌木被替换为农作物。工业革命时期的新工具被用来助纣为虐。蒸汽泵用于深层排水,蒸汽犁改变了粘土特性,许多荒地成为居民的定居点。荒野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感。荒野与文明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限。这种生态观完全体现在了诗歌中:“我又一次朝园子的门走了过去,更分明地看见,穷困和悲伤正向她迫近;土壤是坚硬的,已被杂草和缠结的枯草遮没,看不到一条清晰的黑色丘垄,也没有冬天的绿意。她的花草,似乎大部分都已被啮食殆尽,或被践踏在地上;有一圈稻草绳,本来缠绕着一株小小的苹果树柔弱的树干,现在落在了树根,苹果树皮已被无人看管的羊啃破。”(42)

耕种这些园子的人们对自然充满了崇拜。但是这些园子还是避免不了衰败和毁灭。当不幸和苦难如荒野中的野草般袭来的时候,花儿开始凋敝,花径开始下垂。野草迅速蔓延进来,把生机勃勃的美丽园子彻底毁灭。面对这种现代性带来的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异化美学,著名学者 Bate 指出“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生存”(Bate, 1991: 34)。华兹华斯对这个观点进行了深入阐述:“我们从废墟与变迁中感到的哀痛,绝望,人间转瞬即逝的种种情景所留下的全部悲伤,都仿佛一个虚妄的梦。”(46)这似乎表明在大自然的平静面前,人类所遭受的所谓困难仅仅是“转瞬即逝的种种情景”和“一场无聊的梦”。对于华兹华斯来说,他追求的是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并体味自然之美。沉浸在荒野自然中,他完全摒弃了冷冰冰的所谓科学思想和方法,而是本真地沉思人和自然的真谛。从与自然密切接触中获得创作灵感,并体悟那神圣存在。

在诗歌的结尾,华兹华斯十分明确地看到了野草对大自然的修复功能。因为在大自然安静与遗忘的倾向中,野草已经悄然来到。这一段描写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对于充满欲望的现代人来说,毁坏的院子需要整饬,“已被杂草和缠结的枯草遮没”的园子需要改变。需要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来种植理想的物种。然后通过化肥和病虫害防治最大化生长,并使用大型种植机械,通过严格控制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来实现产量最大化。而对于华兹华斯来说,花园经常被看作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忘记世俗烦恼的地方,远离外面的“真实”生活。这种人为的优化,其实是有害的。“当我们试图通过严格控制系统的某个部分来提高回报效率时,我们通常会以牺牲系统的弹性为代价。系统的其他部分开始改变以响应这种新的事态——系统的一部分,现在是不变的,过去常常与其他部分一起变化。一个弹性很小的

系统很容易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功能和结构体系中。而且,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新制度通常不会为我们提供我们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我们可以轻易返回的空间。”(Walker, 2006:141)

对于华兹华斯来说,首先要摒弃野草的对立面错误印象。当我们真正拥抱荒野的资源时,人们就可以理解到世界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态系统。其组成要素为:人—自然—社会。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里有各自存在的生态系统。可以分为社会存在、自然存在、精神存在,与之相应的是自然运动、社会运动和精神运动。这些都是复合型的生态体系中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且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是天生的。“在这种无意识的协调行为的学习中有选择和改变的选择是一种福祉。如果我们生来就拥有所有这些内在的诀窍,像蚂蚁一样自动化,我们肯定会错过这种多样性……对于我们对内部进行的复杂、协调、熟练的操作,规则是不同的。我们不必学习任何东西。肌肉细胞天生就有完整的指令,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它们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工作。”(Thomas, 2022:64)所以,对于华兹华斯来说,野草的入侵就是大自然的自我修复过程。

4 结语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探索,是中西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日益盛行。人类社会日益清醒地意识到了盲目改造自然的负面危害。要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的责任,必须要有正确合理的生态思想来指导,也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谬误,将人与人的和谐、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纳入考虑的范围。

在我们倡导先进的生态美学之时,英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的深厚思想底蕴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华兹华斯的生态思想,的确是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理解是华兹华斯把大自然的赞颂与崇拜融于自己的诗中,把自然的美丽景色视为诗歌创作的源泉,希望人们在自然中寻找灵魂的慰藉。华兹华斯的生态思想远远不止于此,他提醒我们如何看待自然和人身上的野性,在文明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野性世界的存在。当现代工业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入侵时,他又关注于人与自然栖息地的相互关系。面对交通发展,如何保护传统农村生活方式、保护穷人等,都凝聚了华兹华斯的独特思考,蕴含了他的深刻的生态哲学。他的多篇传世经典都值得重新进行深入挖掘,从而让人类能够正确地踏进自然、了解自然,学会和自然真正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 Bate, Jonathan. 1991.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Bewell, Alan. 1999. *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Billingsley, John. 1795. *A General View of the Agriculture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M]. Bath: R. Cruttwell.

- Carney, Raymond. 1981. Making the Most of a Mess [J]. *Georgia Review* (2):631-642.
-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ll, Stephen. 2011.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 Liu, Alan. 1989. *Wordsworth: The Sense of History*[M].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zec, Robert P. 2007. *An Ecological and Postcolonial Study of Literature from Daniel Defoe to Salman Rushdie*[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ason, Emma. 2010.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illiam Wordswort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ernden, Neil. 2023. *The Natural Alien: Humankind and Environment*[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owney, Matthew. 2015. Broken Arbour: “The Ruined Cottage” and Deforestation [J]. *European Romantic Review* (6): 719-741.
- Slack, Paul. 2013.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he Theology of Poverty*[M]. New York: Routledge.
- Thomas, Lewis. 2022. *The Lives of a Cell: Notes of a Biology Watcher*[M]. New York: Penguin Books.
- Walker, Brian and David Salt. 2006. *Resili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M].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 Wordsworth, Jonathan. 1969. *The Music of Humanity: a Critical Study of Wordsworth's “Ruined Cottage”* [M]. London: Nelson.
- 陈才忆. 2002. 自然心底存欢愉孤寂时:论华兹华斯自然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6):33-36.
- 杜平. 2003. 论华兹华斯诗歌的孤独意识[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16-19.
- 李玲. 2011. 悲哀·聪慧·快乐——论华兹华斯《毁塌的茅舍》中的地方与悲情[J]. 外国文学(2):46-53.
- 李增. 2003. 论华兹华斯《塌毁的茅舍》的主题与叙事技巧的统一[J]. 外国文学评论(4):102-108.
- 鲁春芳. 2009. 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聂萌. 2021.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秦立彦. 2018. 华兹华斯叙事诗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文中只标示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
- 苏文菁. 2000. 华兹华斯诗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宪,赵光旭. 2010. 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看华兹华斯的自然观[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6):52-57.
- 赵光旭. 2010. 华兹华斯“化身”诗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 赵光旭. 2011. 华兹华斯生态学研究生态批评的深层与浅层[J]. 山东外语教学(6):84-88.
- 郑昭梅. 2020. 华兹华斯诗歌的如画风景审美模式与生态伦理缺失[J]. 山东外语教学(6):96-105.

Ecological Ideas in *The Ruined Cottage*

ZHUANG Yan

Abstrac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ritics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narrative viewpoint, and thematic ideas in William Wordsworth's classic poem *The Ruined Cottage*.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Wordsworth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picturesque aesthetics. His poetry, they claim, lacks an ethical concern for nature, a view which is based on sympathy, love, and respect. Jonathan Bate has characterized Wordsworth's ecological thought as “pragmatic”. In other words, Wordsworth was not pursuing hollow ideals, but rather emphasizing how to address practical issues within a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In *The Ruined Cottage*, the depletion of resources reflects the change in land system and the change in human's relation with forest resources.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 mirrors people's reflections on the balance of welfare systems with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excess of resources further highlights people's unique insight on the concept of “depletion”.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poem not without heightened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a deep ethical concern for nature, which remains highly relevant for achiev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n the drive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Ruined Cottag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excessive resources; ethical concerns; relevance

责任编辑:冯革

译者行为研究专题导言

本专题由四篇文章构成,分别是周领顺所作的《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黄勤和何霜所作的《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之译者行为探析》、李正栓和吴朝凤所作的《乐府诗〈十五从军征〉三位一体译者行为研究》,以及刘深强和刘珍珍所作的《〈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解读》。这四篇文章构成了两条线,第一条是理论线,即周领顺对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讨论以及刘深强等学者对《西游记》重译者行为模式的讨论。刘深强等学者的文章既有理论讨论,也有实践验证。他们通过案例,在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范畴内建构了重译评价模式,这不仅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建设的一部分,而且对于重译或复译热点话题的延续。第二条是实践线,即黄勤等学者对于方志彤英译《资治通鉴》和李正栓等学者对于乐府诗《十五从军征》的译者行为批评分析。实践线验证了译者行为的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的分析方法。文章以充足的资料,佐证了该三位一体分析系统的可行性。三位一体分析系统是通过方法引入的,可常用常新,在充分事实的支撑下,通过不断细化研究的角度并通过层次分析法而使研究走向深入,从而得出理性的和符合实际的发现。

译者行为研究“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系统在周领顺《译者行为评价系统的学理性》和《译者行为批评中的“翻译外”研究——兼作翻译内外分析框架与“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评价系统的比较》两篇文章的理论讨论和周领顺《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专著《译者行为批评应用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4)以及学者们的实践验证下不断走向完善。关于三位一体分析系统,发表的应用成果还有周领顺的《学术跨界促进理论创新》李正栓等人的《袁水拍汉译彭斯诗歌译者行为研究》和黄勤等人的《译者行为三位一体评价系统下的译者行为比较研究》闫怡恂的《译者行为批评模式的发展轨迹及其解释力》、姜淑芹的《儿童文学经典复译现象的译者行为研究》和李正栓等人的《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三位一体译者行为研究》,研究者可参考阅读。理论引导挖掘事实,也需要接受事实的不断检验。

——周领顺